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二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

也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

懷五常

之性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

聰明精粹

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避

利害

師古曰者讀曰嗜

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

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

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

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

師古曰說

讀曰悅

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師古曰言爭往

而歸之也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

師古曰洪範周書也

聖人

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

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愆之性

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

必通天地之

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

師古曰則法也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

子太叔之辭也

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

師古曰震謂雷電也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

罪

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叙也言有禮者天則進叙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

故聖人因

天秩而制五禮

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

因天討而作五刑

師古曰其說在

也下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其次用斧鉞韋昭曰中刑

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鑿

去其髓骨也鑽音子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大者陳

諸原野師古曰謂征小者致之市朝尸諸朝士以下尸

市諸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

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

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

神農火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

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

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

非宋之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文頊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

政作害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師古曰共讀曰龔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

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堯禪而流共

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夏有甘扈之誓

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鄆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殷周以兵

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戢干戈教以文德師古

曰戢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

馬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宋祁曰萬一千邵本作萬二千因井田而制軍賦

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有稅有賦

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歛財也○宋祁曰邵姚本云發賦歛之賦也

稅以

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

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具是謂乘馬之法

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

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

蘇林曰提音祇陳留人謂舉田為祇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

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隄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除山川沈斥

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十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為鹵也如淳曰術大道

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鹵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

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察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

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

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

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

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

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

閱以狩

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

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田一曰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

皆於農隙以講事

焉

師古曰隙空閑也講和習之也○宋祁曰邵本習之也無之字

五國為屬屬有長十

國為連連有帥

師古曰長音竹兩反帥音所類反

三十國為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

師古曰比年頻年也卒

正三年簡徒

師古曰徒人衆

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

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墮

師古曰墮即墮字墮毀也音火規反

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

師古曰伯讀曰霸

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

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

令焉

師古曰寓寄也寄於內政而修軍令也

故卒伍定虜里而軍政成虜

郊連其什伍

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

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

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師古曰攘卻也

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齊桓既没晉文接之亦先言大於四夷也攘音入羊反

定其民作被廬之法

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爲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師古曰

被廬晉地也

總帥諸侯迭為盟主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然其禮

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

二伯之後寢以陵夷

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至

魯成公作丘甲

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為丘作甲也

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令作之譏不正也

哀公用田賦

師古曰田賦者別計

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歛重也

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

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

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罷讀曰疲

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習

故稱子路曰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

虜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比音必寐反

治其

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

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

師古曰孫

卿楚人姓荀名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

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

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

師古曰言有上間隙不諧和

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

印

印讀曰仰

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

師古曰扞禦難也音卜旦反

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

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

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

師古曰言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往必破碎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為先

敢遏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

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

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

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兕蓋也盤領也髀

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蹀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髀音陸蹀即脛字操

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劔羸三日

之糧

師古曰介讀曰箇箇枚也曹兇鏖也冠曹帶
劍者著兇鏖而又帶劍也羸謂擔負也音盈

日中

而趨百里

師古曰日中
一日之中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師古

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
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竹仲反復音方目反如此則

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

師古曰陘地小也
隘險固也酷重厚

也烈猛
威也

劫之以執隱之以阨

鄭氏曰秦地多隘臧隱其
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

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
之法師古曰鄭說

是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

師古

串習也音女救
反道讀曰導

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

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

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

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

千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

師古曰鬻音育

未有安制矜

節之理也

師古曰矜持也

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

合而共軋已也

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鯁之鯁鯁懼貌也張晏曰軋踐轢也師古曰鯁音先

祀反軋音於黠反

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

矣

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盡善也

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

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

師古曰直亦當也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

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

師古曰戰陳之義本

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

也流俗

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

百僚咎繇作士

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

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

軌

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諸夏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曰姦在內曰軌

而

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

放禽桀紂

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是也

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

服彊楚使貢周室

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北伐山陘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

戎為燕開路

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

存亡繼絕功為伯

首

師古曰謂存三亡國衛邢魯也伯讀曰霸

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

闔廬之禍國滅出亡

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也

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

也

師古曰言無有如此君者

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

師古謂

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犇古奔字

秦人憐之為之出兵

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

以救楚也

二國并力遂走吳師

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遂射之子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

昭王返國

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

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

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

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

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

窮武極詐

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

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

焱起

雲合果共軋之

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

斯

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

子孫有國與商周並

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

至於末世苟任詐力

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

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

報

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

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

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

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師古曰踵因也

京師有南北軍

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

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

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

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

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師古曰五

材，金、木、水、火、土也。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

師古曰弛

放也。音式爾反。

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

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

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

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弗用也。

昔周之法，建三

典以刑邦國詰四方

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誥音工到反誥謹也以刑治之令

謹敕也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

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

曰刑平邦用中典

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

三曰刑亂邦

用重典

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

五刑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

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

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

腐婦人幽閉則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劓音牛莫反剕音五刮反又音月

凡殺人

者踣諸市

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妨付反

墨者使守門

師古曰黥面之人不妨禁衛也

劓者使守關

師古曰以其貌毀故遠之

宮者使守內

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

刖者使守圜

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

完者使守積

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

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李奇曰男

為此女子入舂槁

孟康曰主暴燥舂之也韋昭曰舂舂人槁槁音

反古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

師古曰有爵謂

命士以上也齒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以上司厲所職也

周道既衰穆王

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師古曰穆王昭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

王眊亂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國名也眊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師古曰髡去膝頭骨大辟死刑也髡音頻忍反

五刑之

屬三千

師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

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

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寢壞

師古曰寢漸也

教化不

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

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晉

叔嚮非之曰

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遺其書以非之嚮音許兩反

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為刑辟

李奇曰先議其犯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

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

懼民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

師古曰閑

防也糾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師古曰奉養也

制為祿

位以勸其從

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師古曰淫故也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懼之以行

晉灼曰懼古疎字也師古曰懼謂弊也又

音所

項反教之以務

師古曰時所急

使之以和

師古曰悅

臨之以敬

莅之以彊

師古曰莅謂監視也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佐也長師皆列職之首也

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

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師古曰辟法也為治

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詐妄徵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

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韋昭曰謂正刑五及

流贖鞭扑也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

今吾子相鄭

國制參辟鑄刑書

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

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

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

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師古曰周

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字

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

如是何辟之有

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師古曰取證於

刑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師古曰喻微細

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

曰滋益也

終子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

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

媮薄

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

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耻而自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耻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人樂以易俗

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曾子弟子

也士師獄官

問於曾子

師古曰問何以居此職也

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師古曰此曾子答辭言民俗澆離輕犯於法乃由上

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汝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宋祁曰自喜姚本刪自字

陵夷至於戰

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

師古曰參

夷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

曰鑊以驚人也

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

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

師古曰躬身也操執持也音于高反

晝斷獄夜

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丈書日以

百二十斤為程

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潰

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後四夷未

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

師古曰禦止也

於是相國

蕭何攬撫秦法

師古曰攬撫謂收拾也攬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

取其宜於時

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

養老

師古曰蠱音呼各反

蕭曹為相填以無為

師古曰言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

填音竹
刃反

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

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

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師古曰訐面相斥
罪也音居謁反

吏

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師古曰畜讀曰
蓄寢益也息生

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師古曰
從輕斷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

師古曰謂普天
之下重罪者也

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

詔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

若今之傳送囚也

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

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

○宋祁曰姚本益也刪去也字

其少女緹縈

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

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雖後欲改過自

新其道亡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

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

○朱子大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曰上書非

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奏于天子而何若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字直而美天子憐悲其

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

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

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

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吾甚自愧故夫訓

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

母師古曰大雅洞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易簡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

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

也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

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制丞相張蒼御

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

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

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

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

易髡以笞代劓以鈇左右止代刑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宋祁曰代刑姚本改則作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

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李奇

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臯次重故從

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

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

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本無也

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

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

為隸妻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妻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

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如淳曰罪降為司寇

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師古曰於本罪

中又重犯者也○宋祁曰罪耐姚本作耐罪

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

者如完為城旦春歲數以免

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宋祁曰如完

姚本刪如字

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

率多死

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答五百代斬左止答三百代劓答數既多亦不活也○宋

刑曰姚本改入於作人多

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

孟康曰重

罪謂死刑

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

其定律答五百

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

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師古

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藥反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

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未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

者答臀

如淳曰然則先時答背也師古曰臀音徒門反

毋得更人

師古曰謂行答者不更易

也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

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

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

到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

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

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

緩深故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

人罪者皆寬緩

急縱出之誅

師古曰史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

其後姦

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

師古曰寢漸也其下亦同

律令凡三百

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

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

文書盈於几閣

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

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

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

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

所欲活

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師古曰傅讀曰附

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

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

上深愍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朕之不

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

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

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徒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

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

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

宣室齋居而決事

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

宣室殿師古曰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獄刑號為平矣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

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

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

不若刪定律令

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

律令一定愚民知

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

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

責弄也孟原曰招求也招致
謹著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脩正至元帝初

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

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

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
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

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
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又稱甫刑今大

辟之刑十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竒請它比日

以益滋

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

音居宜反

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師古曰由從也

欲以曉喻衆庶不亦

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

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

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師古曰虞

書舜典之詞恤憂也言當憂刑也

其審核之務準古法

師古曰核究其實也

朕將

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

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

蒸人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

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
故引以為美傷今不能然也
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

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

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

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

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

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

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

市

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

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

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

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

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

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

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

犯法也

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

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

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

則民從

師古曰慈謹也音丘角反

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

師古

曰道讀曰導以善導之也

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

於民為暴者也

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

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

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

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

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矣

夫以孝文之仁

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

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

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言不直則觀其出

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

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視不直則亂六曰

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三曰議賢師古

白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五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勲力者六曰

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盡悴事國者也八曰議賓師古曰謂

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自五
聽以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
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訊古曰訊也音信

三省一曰弗識二曰過

失三曰遺忘

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忘也

三赦一曰幼弱二

曰老眊三曰蠢愚

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癡騃者自三刺以

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請與

凡囚上罪梏桡而桡中

罪梏桡下罪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桡以待弊

師古曰桡在手

曰桡兩手同桡曰拳在足曰桡弊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職也桡音古篤反拳即拱字也桡音之日反弊音

蔽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

者久而不論無罪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

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

師古曰當

謂處斷也

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

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師古曰傅讀曰附

上恩如

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

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

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

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合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失

師古曰解並在景紀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

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

逮者人所哀憐也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

以下及孕者未乳

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

師朱儒

如淳曰師樂師音替者朱儒短

人不能走者

當鞠繫者頌繫之

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

至孝宣元

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

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

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

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師古曰近古音其靳反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

不為惡去殺不行殺戮也

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

師古曰被

加也音皮義反

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

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

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

入於室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此為國者之程式
固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

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

師古曰今謂撰志時

考自昭宣元

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

如淳曰率

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

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

右止為千口三人刑

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

師古曰鄉讀曰嚮

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

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

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死者多少

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

蕃若此者

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

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

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

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豻臣

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瓚說是也

書云伯夷降典愆民

惟刑

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愆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人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

言制禮

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

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

橐

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

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

師古曰狃串習也寢
漸也狃音女救反

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

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

師古曰省謂減

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聽訟所以為未

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

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

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

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

師古曰鬻賣也疫厲病也鬻音育疫音役

非憎人

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

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

○朱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禍當曰人有樂生之意

慮字相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

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

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

間什八可謂清矣

師古曰十少其八也

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

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

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

音丈吏反

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

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

衣不加緣示有恥也非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

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

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

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

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

師古曰懲止也

殺人者不死

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

起於亂今也

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

以象刑天下自治

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

物失稱亂之端也

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

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

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

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

輕此之謂也

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

所謂象刑惟明

者言象天道而作刑

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叙施

其法刑皆明白也

安有非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旣然又因俗

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

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

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鞭而御

駢突

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轡晉灼曰轡古羈字也如淳曰駢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也

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

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

師古曰罔謂羅網也

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

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

若此之惡髡鉗之罰

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

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
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

塞刑蕃而民愈慢

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
音扶元反慢與慢同

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

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

孟康曰纂

音撰

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

李奇曰欲

死邪欲
腐邪

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

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

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

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

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

李奇曰殷亦中

順稽古

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

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

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永長也

言為政而

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

慶萬民賴之者也

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衆庶

咸賴之也

前漢書卷二十三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刑法志春振旅以搜○搜周禮及左傳原文俱作蒐
穆王眊荒命甫侯○眊古文尚書作耄甫侯作呂侯

贖罰之屬五百○臣召南按贖呂刑作荆周禮司刑亦

作荆

懣之以行注懣古竦字也○按左傳作聳之以行

宣帝未及脩正○正監本訛政今改

伯夷降典愆民惟刑注愆知也○臣召南按古文尚書

作折民惟刑孔傳以斷字解之陸德明釋文曰折馬
鄭王皆音慙馬云智也東京古文未行諸儒惟以今
文為本故注從馬說

所謂象刑惟明者○象刑監本訛蒙刑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下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師古

曰殖生也
嘉善也

貨謂布帛可衣

師古曰衣
音於旣反

及金刀龜貝所以

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
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

曰鈎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

二者生民之本興自

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燠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

食足

師古曰斲斫也燠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耜音似燠音人九反耒音

來內反耨音乃構反○宋祁曰燠木當為揉木燠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案易作揉

日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

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

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

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

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

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

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

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義叔和仲和叔

也事見虞書堯典也○宋祁曰堯典也姚本刪去也字

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

孟康

曰祖始也黎民始饑命棄為稷官也古文言阻師古曰事見舜典○宋祁曰祖饑古文言阻

是為政

首禹平洪水定九州

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制土田各因

所生遠近賦入貢棐

應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棐師古曰棐讀與匪同禹貢

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園而長也隋音他果反

楸遷有無萬國作乂

師古

曰楸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

殷周之盛詩書所述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師古曰下繫之辭財

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亡貧和亡寡安亡傾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是以聖王域民

師古曰為

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

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

開市肆

以通之

師古曰肆列也

設庠序以教之

師古曰庠序禮宮養老之處

士農工

商四民有業

○宋祁曰姚本民作人

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

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師古曰鬻賣也驚音弋六反

聖王

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

曠土

師古曰教謂逸游也曠空也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

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

直略反

故必建步立晦

師古曰晦古畝字也

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

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

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

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

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宋祁曰則去

當作即去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

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

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

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

之自爰其處

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

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士工商

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

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

晉灼曰淳盡也烏鹵之田不生五穀也

各以

肥磽多少為差

師古曰磽确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

有賦有稅稅謂公

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

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賦共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

車馬甲兵士徒之役

師古曰徒衆也共饋曰供

充實府庫賜予之用

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

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

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

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習事也彊音其

兩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

麻麥豆也

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

之至

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

還廬樹桑

師古曰還

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菘

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菘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菘臣瓚

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菰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殖於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菰音來。果反。

疆易

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雞豚狗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

彘毋失其時

師古曰：彘即豕。

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

可以食肉在墜曰廬在邑曰里

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

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

○宋祁曰：於里有序於字下當

也。添是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師古曰：視讀為示也。○宋祁曰：注末

也字當刪

春令民畢出在壅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

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

師古曰此幽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

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師古

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蝥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

室處也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

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

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

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塾音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

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

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

挈

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

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

也

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

男女有不得其所

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是月餘子亦在于

序室

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

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

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

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

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

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

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

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趣農晦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

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

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比謂次之

也此音頻二反○宋祁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曰此謂下當添調字

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

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
不為奢侈愛養其萌無奪農時

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萌庶慶悅喜其先雨公

田乃及私也○宋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曰與雲當改興雨

蓄其下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
並同

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可以

得成功也易俗三年乃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

業也或曰進上農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

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宋祁曰邵本王德

德作至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

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

界師古曰汚謂貪穢也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徭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

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晦

○劉攽曰稅晦所謂二也

春秋譏

焉

孟康曰春秋謂之履晦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

於是上貪民怨災害

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

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師古曰李悝文

侯臣也悝音恢

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

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

服虔曰與之三升也

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

勸謹下不勤同

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

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

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

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
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
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

不幸疾

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師古曰與讀曰豫

此農夫所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

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

石

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

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

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

糴二而下孰自倍餘百石

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

孰糴一謂中小饑則收百石

張晏曰平歲百晦之收收分百石之一小饑則收百石

收三分中饑七十石

張晏曰收二分之一

大饑三十石

張晏曰收五分之一

也以此準之大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

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饑則發

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糴也○中饑則發中

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

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

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師古曰阡伯田間之

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伯音莫急耕戰之賞雖非古

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

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

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

貲財積累萬萬也

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

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

之賦

師古曰秦半三分取其二

發閭左之戍

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

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

取也

男子力耕不足糧饟

師古曰饟古餉字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

師古曰澹古贍

字也贍給也下同。○
宋祁曰也字當刪

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師古曰下逃其上曰潰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

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

天下既定民亡蓋臧

蘇林曰無物可蓋臧

自天下不能具醇馬

師古

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謂四馬雜色也。○宋祁曰越本醇作醇

而將相或乘牛車

師古

曰以牛駕車也

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

度官用以賦於民

師古曰纔取足

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

之經費

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

天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師古曰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也

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

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

民不足而可治

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

屈

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

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

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

也織同與

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

下之大殘也

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傷害害

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

之或止大命將泛

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豐此通用也○宋祁曰勇當

濫作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

散也天下財產何得不廢應劭曰廢傾竭也漢之為漢

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

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

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

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者欲墜之意也音閭又音丁念反○宋祁曰注阡危當刪危者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

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

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兵旱相

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

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

師古曰罷讀曰疲齧音五巧反○宋祁曰本而齧

刪而守藏
下狡反

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

矣

師古曰疑讀曰擬也謂與天子相比擬

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師古曰圖

謂謀也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

而不至

師古曰懷來也安也

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

師古曰歐亦驅

字著音直略反

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

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

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

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

而常不足廩廩若此

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

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

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師古曰食讀曰飮衣音於既反

為開其資

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

捐瘠者

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饑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

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多而備

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劉奉世曰不避

湯禹避宇未詳○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禹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

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

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

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

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禦也

煖音乃短反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饑寒至身不顧廉

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

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

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

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

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師古曰周

謂周徧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不為處強弱之中也

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師古曰服役也給公

事之役也

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

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

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

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

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亡者取倍稱之息

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

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販賣

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其奇

贏日游都市

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

上之急所賣必倍

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

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

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

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

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教冠蓋相望

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

此商人所

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

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

師古曰迕

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

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

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

曰渫散也音先列反下同○
宋祁曰有所渫下脫矣字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

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所損減也

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

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

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

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八尺曰仞
取人申臂之一尋也
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嚴

甚固之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

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

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

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

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

曰上造第二等爵也

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

萬二

千石為大庶長

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

各以多少級數有差錯

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

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

令入粟郡縣矣

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

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

師古曰俞進也音踰

又音愈

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

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

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

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

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

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解見宣紀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

馬謂為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脩矣然婁敕有司以農

為務師古曰婁古屢字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

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

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

萬萬也校
謂計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師古曰陳
謂久舊也

充溢露積於

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仵伯之間成羣

師古曰
謂田中

之仵
伯也乘犛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
馬閒其閒則踉齧故斥

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犛
牝不必以其踉齧也踉躅也音大奚反

守閭閻者食

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
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

居官

者以為姓號

如淳曰貨殖傳
倉氏庚氏是也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

師古
曰重

難也先行誼而黜媿辱焉

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
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

於是

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鄉曲

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

爭於奢侈

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

室廬車服僭上亡限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

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

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

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

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師古

曰宿麥謂其苗經冬

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

師古曰共讀曰

供次下亦同

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

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

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

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師古曰顯與專同管主也

荒淫越制踰侈以相

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

多於古也更
音工衡反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如淳曰秦賣鹽

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
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

倍多於古也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

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

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民愁亡

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

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師古曰卒讀曰猝近

音其限民名田以澹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

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宋祁曰：專當改作頌字。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

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師古曰：耗音呼到反。

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

韋昭曰：沛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剛。師古曰：剛，壟也。

音工犬反。字或作吠。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剛

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剛。長終畝，一畝

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三剛中

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宋祁

曰三剛中姚刪去三字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

師古曰耨鉏也

因墮其土

以附苗根

師古曰墮謂下之也音頤

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儼儼盛貌芸音云芋音子儼音擬

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

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隴盡而根深能風

與旱

師古曰能讀曰耐

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

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

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

用耦犂二

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

師古曰縵田謂不為明者

也縵音莫幹反

善者倍之

師古曰善為明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也

過使教田太常

三輔

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

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

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

器學耕種養苗狀

蘇林曰為法意狀也

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

師古

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

師古曰輓引也

音晚

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

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

與庸賃同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

關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墺地

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墺餘

也宮墺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墺地廟垣墺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墺地為田

也墺音而緣反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

輔公田

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

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

又教邊郡及居延城

韋昭曰居

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

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

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
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

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

師古曰得商度也

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

京師

師古曰漕水運○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

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

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

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李奇曰御史大夫屬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

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

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

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

師古曰萬

萬億也○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

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

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

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

師古曰賈並讀曰價

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

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

元帝即

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

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

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

孟康曰北假地名也

毋與民爭利上從其

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

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

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

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

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

師古曰比頻也

刺史守

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

田然後治迺可平

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

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

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

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

音于偽反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

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

師古曰重難也

然所以有改者將

以救急也

○宋祁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

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師古曰詳謂悉

也盡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

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

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

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

詔書且須後

師古曰須待也

遂寢不行宮

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

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

師古曰謂愛惜之意

未厭飽也

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

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濶而更之令陋

小○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陋小下當添也字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

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

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

莽乃遣使易

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

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

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

如淳曰負背也

江淮而至

北邊使者馳傳督趣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

海內擾矣又動欲

慕古不度時宜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

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晉灼曰雖

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師古曰分

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質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

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師古曰錯置也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

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

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

師古曰警警衆口愁聲也音教

後三歲莽知

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

罰深刻它政諄亂

師古曰諄非也音布內反

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

官衣食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

用度不足數橫賦斂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

反 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

晉灼曰翔音常師古

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末年盜賊羣起發軍

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

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

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

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木之屬也如淳曰作杏

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酪不可食重為煩擾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

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

師古曰稟給也盜所

給之物稟音彼甚反

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廼下詔曰予

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

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

枯旱霜

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

害氣將究矣

師古曰究竟盡也

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前漢書卷二十四上